

目谷川流著
伊东杂音绘 吴松涛译



凉宫春日 的 惊愕

前

凉宫春日 的 惊愕前

目谷川流著



凉宫春日的惊愕.前 / (日) 谷川流著; (日) 伊东杂音绘; 吴松谚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56-4395-7

I. ①凉… II. ①谷… ②伊… ③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147号

原著名:《凉宫ハルヒの驚愕(前)》著者:谷川流, 绘者:いとうのいぢ

©Nagaru TANIGAWA 2011

illustration by Noizi I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076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凉宫春日的惊愕(前)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 著 者 (日) 谷川流
绘 者 (日) 伊东杂音
译 者 吴松谚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焯伟
-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曹汝珉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4395-7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凉宫春日的惊愕(前)

CONTENTS



第四章... 1

第五章... 48

第六章... 139



第四章

α-7

礼拜一。

日常生活的第一天就这么平顺地结束了。也许是慵懒的周日假期让身体放松过了头，离校返家的路似乎特别长，走也走不完。

有春日一行人相伴的路段还没什么感觉，一旦分开后，一丝寂寥忽然缠上只身行路的我，看来和SOS团瞎混已被我视为日常生活的标准模式。我不经意地想找个词形容习惯了这种日子的自己，虽有种打蛇随棍上的感觉，但我想我就是那根棍子。

“算了。”

我停下脚步，没来由地回头一望。也许是放学后那群希望入团的新生们的青涩模样使然，抑或单纯是日照等气候条件改变的影响，这条初春景致中的通学路看起来比往日鲜明许多。

“怎样都无所谓啦。”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我偶尔会想，所谓的自言自语到底需不需要听众，毕竟传不进他人耳中的话和发声练习相去无几。这么一来，既然我自认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那么那句话的听

众应就是我自己。

所谓近朱者赤，若说春日是朱，那我老早就赤得一塌糊涂了，就算还有机会当头淋上其他颜色，可能性也远比高尔基体（注：真核细胞内部构造之一，负责检查及处理进出细胞的脂类和蛋白质）的直径来得小。

胡思乱想的我重新顺从归巢本能踏上回家的路，并将佐佐木或九曜等新学年程咬金抛在脑后。之后该做的，就是在自个儿房里按我浑然天成的时刻表等待夜晚，挥别今日即可。说起来理所当然，最后也都一一实现。

所以——

今天已经没什么值得一提了。

应该吧。

$\beta - 7$

也许以崖上落石来形容春日速度有些夸张，但她的下坡速度的确能和世界级竞走选手一较高下。

我、古泉和朝比奈学姐仿佛被一条来自春日背影的透明绳直拉下坡，好不容易踏上平坦的光阳园站前广场时皆已上气不接下气。朝比奈学姐双手撑膝喘个不停，就连平时与汗味绝缘的古泉都举手拭额，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有什么好休息的啊！既然来到平地了，就快给我跑起



来！”

然而，只有这位在体内酝酿辐射物的姑娘不知疲劳为何物，径自为目标是长门家的赛跑鸣枪。

她使出奥运级的速度狂奔。若没有处于全盛期的企业社团现役运动员那般能耐，任谁也追不上吧。古泉先走一步后，我也替脚程慢的朝比奈学姐扛起书包，尽全力拔腿追上。

“欸，哈呼……”

我配合脚步几乎打结的朝比奈学姐姗姗来迟，只见春日已在公寓大门口久候多时，并在确认全员到齐后按下对讲机按键。7、0、8，拨号。

答复迅速到像是对方一直守在对讲机前似的。

“……”

“是我啦，有希。大家都来看你了。”

“……”

通话戛然而止，电子锁大门随之缓缓开启。

一踏进停在一楼的电梯，春日就朝标示7F的按钮戳个不停。不甚宽敞的电梯同时挤进四人后更显狭窄，朝比奈学姐的喘息简直近在耳边。剩下的，就只有细小的机械声。

在慢到仿佛人力拉动的铁箱里，春日的唇始终没有打直过，但那并不表示她心情欠佳。当她不知脸该怎么摆时，这臭脸就是她的首选表情。

电梯门在七楼滑开，早已等到不耐烦的春日伴着划肩而过

的破风声朝走道进军，对着708号室门铃又是一阵乱按。

门内人物蓄势待发似的迅速解锁，铁门因而慢慢滑开，背着暖色系室内灯光的影子一直投到门边。

“……”

长门有希身着睡衣，在矩形门缝中悄然而立。

“你真的能下床吗？”

长门眼神恍惚地点头回应春日，并动手从鞋柜里拿出相应人数的拖鞋。

“不用麻烦了啦。”

春日用脚脱鞋后制止了长门，将她快步推进寝室。不只是我和朝比奈学姐，在场所有人都已造访过长门的小天地无数次，春日自然对室内格局了若指掌。我虽无缘一探闺房，只进过客房和客厅，不过这无关紧要。

我终于有幸踏进这真的只摆了一张床的寝室。还来不及发表感言，春日已将长门哄进被窝，嘘寒问暖。

“……”

凝视天花板的苍白脸庞上不见任何表情，也看不出有发烧的症状。若要挑出几点明显不同，就是那睡乱的鸟窝头。我的锐眼还发现她眼皮比平时下降了两毫米，却感觉不到痛苦。话说回来，她的睡衣实在毫无魅力可言。

直到我稍稍平复下来时，才发现内心的激动。

春日掌心贴在长门额上问道：



“有希，你晚餐吃了没？头会不会痛？”

长门的头在枕上左右细微晃动。

“怎么可以不吃饭呢？看你一个人住，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嗯——”

春日将另一只手贴上自己额头。

“有一点发烧呢，你有冰枕吗？”

长门以否定的动作回答。

“没关系，我等会买个冰敷袋送你，再来就是晚餐了。有希，冰箱和厨房借我用一下。”

没等长门允许春日便起身跨步，同时勾起朝比奈学姐的手。

“我就为你熬一锅特制稀饭吧，还是要特制锅烧乌龙面？不管你选哪样，感冒什么的保证一吃见效！实玖琉，快来帮我。”

“好……马上来！”

抱着一堆拖鞋并担心地看着长门的朝比奈学姐不知是受了何种刺激，跟在春日身后频频点头。春日在门前刹住脚，对傻愣在一边的我和古泉说：

“你们两个都给我出去，不可以随便偷窥女孩子的睡姿！”

“那么”，古泉说，“我就来帮忙跑腿吧，只买冰敷袋跟感冒药就好了吗？”

“等等，我还得准备晚饭，先看冰箱剩什么再说。葱……葱有吗……嗯，古泉，我列张清单给你，过来一下。”

“悉听尊便。”

古泉轻拍了拍我的肩，使了个匪夷所思的眼色后离开房间，留下呆立的我和端睡在床的长门。

春日对朝比奈学姐和古泉下达指令的声音从厨房断断续续传来。

“怎么只有罐头啊？这样营养哪里会均衡，要多吃新鲜蔬菜身体才不会出毛病。实玖琉，赶快洗米煮饭，再把那边的陶锅准备好。古泉，帮我买蛋、菠菜、长葱……”

这时的春日远比平时可靠多了。她虽贵为团长，却总是在无关SOS团的事项上展现顶尖实力。料理功夫自然不在话下，我的味蕾清楚得很。

不过，现在可不是在杂音上留心的时候。

姑且问问吧。

“长门。”

“……”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跟我看到、感觉到的一样吗？”

“……”

“能说话吗？”

“能。”

长门茫然望着天花板，无力地抬起盖着被子的上半身。看她差点挺不起身又随时会左右飘移的样子，颇有Undertaker（注：美国WWE摔角大联盟著名摔角手之一，中译“送葬者”，角色设定为没有痛觉的活死人）的架式。



“是那个叫九曜的害你生病的吗？”

“不完全是。”

长门那仿佛研磨过的石英般的眼眸静静地直视着我。

“但是，也可以这么说。”

“那之前的也是她吗？就是——”

去年冬天，长门在那幻觉怪屋中昏倒时背后有何玄机？在暴雪笼罩的山中游荡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的灯光竟带领我们进入逃不出的豪宅，长门还在里头发生异状，这究竟是……

“负载过量。”

长门气若游丝地说，朦胧的眼神投向被褥。

这家伙有这么瘦小吗？才一天不见，怎么身体就变得这么单薄啊？

这时天启响彻我的脑海，使我注意到某些事。

“啥时开始的？”

我回想着昨天的事，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到非躺下不可的？”

“礼拜六晚上。”

那是新学年度第一回“不可思议搜查行动”的日子，但印象中她那时的体温应该正常。

该不会是我在浴室里接佐佐木的电话时发病的吧？

“……”

长门沉默不答，用黄沙般死气沉沉的眼神看着我的胸口。

仔细想想，这背后一定有鬼。昨天，也就是礼拜天，我应佐佐木之邀和橘京子、周防九曜以及藤原见面，途中却出现了不速之客——喜绿江美里。

她是大我一届的学姐，是个潜伏在长门和学生会长背后的外星人制有机人造人。虽和长门跟朝仓一样同为联系装置，却属于不同资讯统合思念体。喜绿学姐会选那天在那间咖啡厅做临时工绝非偶然，必定是为监视九曜而来。至于原因嘛，多半是防止九曜对我开什么宇宙级的玩笑吧。只是那原本是长门的工作，而长门那天并不在场。

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使我不禁想来个单人交叉拳痛扁自己的太阳穴。

我这个超级大白痴，怎么这么迟钝啊！

长门动弹不得，后备系统朝仓也不在了。因此就算派系不同，喜绿学姐仍成了我们身边唯一的人形联系装置，所以她才会露面，才会在咖啡厅假扮服务生，若即若离地监视我们。

长门的眼神从不曾如此混浊，就像刚从古老地层出土的和同开珍一样（注：日本平安时代最古老的铸币。）毫无光泽，本如刚削好的铅笔芯般乌亮的双瞳也黯淡无光。

没有空调的寝室内本应跟室外一样温暖，但我的心却和身体唱反调，不寒而栗。

“我该怎么让你好起来呢？”

她的“病”并不单纯，绝非市面上的感冒药或春日特制料



理可以医治。她感染的可说是某种宇宙病原体造成的“疾病”，能制造血清或特效药的也只有长门之流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就是我眼前的病人。

“……”

长门略失血色的唇闭上十数秒后终于再次蠢动。

“我不能靠自己的意识治疗自己，这必须让资讯统合思念体决定。”

又是你家的痴呆大老板啊？不如直接降临到我面前，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怎么样？

“不可能。资讯统合思念体——”

长门的眼皮再降了约莫一毫米。

“无法直接与有机生命体接触……所以才制造了我……”

飘飘然摇晃的鸡窝头又靠到枕上。

“喂，没事吧？”

“没事。”

我再次确信这绝非普通的发烧，即便是全球名医组成的梦幻团队，也解析不出侵袭长门的究竟为何物。

那是如同太空惊悚剧角色般的天盖领域所施展的资讯攻击，只要让长门过载，就能封住她万能的外星魔法。

“和九曜谈谈会有用吗？”

这是唯一可走的路。倘若长门是统合思念体的发言人，那么九曜就是天盖领域那帮人的特务。透过佐佐木和橘京子，我

明白九曜也是个能够沟通的对手。尽管她层次较低远不及长门，至少说的是日文，应该听得懂人话。

“对话……”

长门吐出了如呼气般轻薄的话语。

“对话并不简单。现在的我能力尚不足以和有机生命联系装置对话，我的语言沟通能力并不好。”

这点我早就知道了，但事到如今，你的这份木讷对我和春日来说都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啊。

“如果……”

长门有如啃咬着无形的苦衷，面无表情地说：

“如果我这个个体被赋予了社交机能——”

无论在她白皙的脸庞上怎么切割，得到的表情都只是趋近无限小的“无”。

“我就有可能得到像朝仓凉子那样的工具，所以我才会是现在的我。我无法抗拒既定的编程，直到活动停止之前……我都会……保持这样……”

降下三毫米的双眸凝视着无机的天花板。

我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假如长门和朝仓的性格对调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寡言孤僻的书虫班长，热心助人、笑容可掬的文艺社唯一社员——摆明是投错胎了嘛！

不不，在亲眼见到之前我绝对无法想象。我可没被长门用



匕首捅过，也没在那种状况下被朝仓搭救过呢，而我也打从心底庆幸那个是朝仓，这个是长门，并对此深信不疑。抱歉了，朝仓，拜托你乖乖待在加拿大终其一生吧，我有长门就够了。光是有长门、春日和朝比奈学姐陪伴，我的幸福指数就已经要突破天际了啊！

“长门，告诉我。”

我屈膝蹲下，将嘴凑近长门那张挂着杂乱刘海的脸。

“告诉我该怎么做。啊不，告诉我要怎么让你恢复原状。”

“……”

答复迟迟未来。

长门花了一段时间将视线转向我，而我恭候多时的话却只是短短的——

“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难道你……”

“喂！阿虚，你想对有希做什么！”

在学生水手服外罩上围裙的春日握着汤勺叉着腰，两眼拉成等腰三角形。

“还不快来帮忙？古泉都去跑腿了，你也找点事来做，更何况你是最该卖力工作的人。身为杂役的你就该扛下所有体力劳动，还不快去摆碗盘洗筷子，别让自己闲着！快给我过来！”

春日抓猫似的掐着我的后颈，像对待防灾沙包般一路拖进厨房。



帮就帮，你就尽管吩咐吧。只要长门能痊愈，不管什么菜都包在我身上。对了，能治好长门的关键或许就在此时此地也说不定。说不定只要看到春日特制的养精补肾恐怖料理，外星生命体就会吓得脸色发青鞋也不穿地落荒而逃。不过，那也得难吃到一种极致才行。

然而事实上春日烧的菜美味到让我不自觉地感激涕零，嘴也从未拒绝过，这点无话可说。生我养我的母亲大人啊，孩儿实在对不起您，不过就算是春日做的简餐都胜过您整桌饭菜啊。

虽然无法想象那家伙生儿育女的光景，不过春日最直系子孙应该不会有味觉障碍的毛病吧。

春日站在厨房里，将噗咕作响的陶锅交给朝比奈学姐掌火后，直接嘴对着水龙头喝了点水，作为告一段落后的喘息。

“总算是安心多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有希会请病假，还以为是什么重感冒，害我担心得要命。幸好烧得不太严重，吃点好消化的东西再睡个觉就够了吧。”

“看来不需要进医院呢。”

古泉理所当然似的搭上腔。除了春日，所有人都晓得人类的医疗手段对长门根本不管用，但闭口不应声反有些不自然。

“我跟一个医生很熟，要是有个万一，我可以向他讨点特效药哦。”